智慧男人

刘桃摇编著

中国艺术文化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目摇摇摇录

为什么快乐靠自己…… 员
为什么天外也有情…… 苑
为什么人生处处相逢 …… 员猿
为什么人格力量无限 …… 圆园
为什么经商也能点石成金 …… 圆员
为什么父亲比儿子更细心 …… 圆愿
为什么音乐是通行证 …… 猿员
为什么长辈的快乐往往来自晚辈 …… 源园
为什么沉默寡言的实干家胜过一百个议员 …… 源愿
为什么耐心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 …… 缘苑
为什么智慧总是与谦虚相连 …… 远愿
为什么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成功的资本 …… 苑愿
为什么勤奋加天才是成功的保障 …… 愿愿
为什么音乐艺术需要卓越品质 …… 怨愿
为什么准确无误非常重要…… 员园源
为什么珍惜时间就是自我修养的成熟…… 员园苑
为什么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员员远
为什么怎样用钱可检测才智高低…… 员园员
为什么一只空袋子立不起来…… 员园愿
为什么从失败中学到的智慧远远超过成功…… 员员愿
为什么放牛娃能当上教授…… 员员猿
为什么一个心地正直充满朝气的人能产生影响…… 员猿员

为什么品格造就绅士…… 灵愿
为什么良好的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 灵源
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灵苑
为什么生命最美好的时光是大彻大悟…… 灵猿
为什么行动是原料,智力是创造 …… 灵猿
为什么思想的杰作是人类万世的精神财富…… 灵怨
为什么学者的才智与智慧本质成正比…… 灵源
为什么时代是历史的假面舞会…… 圆缘
为什么深沉性格的力和美是无限的…… 圆缘
为什么天性优于意志…… 圆圆
为什么德性也能开花…… 圆园
为什么钱不会生锈…… 圆远
为什么诗人是人类力量平衡的代表…… 圆员
为什么性格是最高形式的天性…… 圆苑
为什么与人高尚地交往会使所有的人显示出高尚 ……
…… 圆猿
为什么谁能很好地接受礼物谁就是好人…… 圆苑
为什么统治越少法律越少…… 圆员
为什么人们总是外愚内秀…… 圆怨
为什么世无不折不扣的谎言…… 圆苑
为什么最大的幸运是被护灵引向属于自己的事物 ……
…… 圆猿
为什么万物都有对称性…… 圆愿
为什么本质问题的答案在一生而不是一本书里…… 圆源
为什么莎士比亚的聪明难以想象…… 猿猿

为什么“ 魔鬼 ”在所有时代的神话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 猿愿
为什么“ 投缘 ”于人于己皆有益 …… 猿源
为什么积极性思考能使人生更加丰富…… 猿愿
为什么坦率地摆出弱点能获得好感…… 猿远
为什么有能力的人善于发现他人能力…… 猿员
为什么优秀管理者能挖掘‘ 无能职员 ’的潜能 …… 猿缘
为什么男人乐在咨询室谈论色情…… 猿圆
为什么“ 建构生活法 ”对人格成熟富有价值 …… 猿怨
为什么弱点能转化为力量…… 猿员
为什么存在心灵感应…… 猿远
为什么幽默塑造智慧…… 猿怨
为什么幽默中透露笑看天下的涵养…… 猿愿
为什么贫穷是一所学校…… 猿源
为什么老板可轮流做…… 猿怨
为什么旁门左道也通天…… 源猿
为什么加薪有招…… 源愿
为什么三寸不烂之舌有奇功…… 源员
为什么电话传递形象…… 源苑
为什么“ 开心果 ”常乐 …… 源缘
为什么做人不能太较真认死理…… 源圆
为什么保持平常心理是自信的表现…… 源缘
为什么真正快乐的人并非拥有什么…… 源愿
为什么快乐买不到…… 源猿
为什么男人喜欢快活的女人…… 源怨

为什么快乐靠自己

家父是笃信“祸兮福所倚”的那种人。我十几岁时，略含挖苦之意地给他起了个“乐天鬼”的绰号，原因是他乐观得有悖常理。永远乐呵呵的，遇到难题或危机时总能处变不惊，并视之为“有助成长的机会。”

父亲在某著名工业出版公司任职高级推销员已经 [illegible] 年，协助把一家暮气沉沉的广告公司改造成为欣欣向荣、资产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大企业。在“乐天鬼”看来，勤奋工作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因为工作包含了要解决难题。他这种人生观与他所喜爱的高尔夫运动的精神完全契合。

他第一次把球杆塞在我手上时，我才 [illegible] 岁上下。我在球场上不知发过多少次脾气，也不知摔过多少次球杆。我太急于求成了，因此他常常劝我：“放松些，好好领略其中乐趣，一场球眨眼间就打完了。”这几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可全然不懂。

他说，打高尔夫的真正乐趣，在于每一杆都有不同的难题需要解决，例如上一杆打坏了该如何补救，怎样才能从障碍区里把球打到平坦区去。在他看来，打高尔夫也可以磨练性格，因此他严格遵守规则：填平果岭上的凹坑；轮流击球；对手打出好球时上前祝贺。他认为这些礼貌行为之于这项运动就如同氧气之于人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却被束缚得透不过气来。

等到我终于不再急躁，人也成年之后，打高尔夫在老爸和我之间便远远不止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成了一个门口，使我得以进入父亲的精神世界，了解这个诙谐有趣、怪得可爱、通晓世情、值得我学习的人。

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高尔夫球场成了我们父子俩聊天的场所,话题百无禁忌,包括性爱、女人、上帝、事业、金钱等等。我们激辩。但是从不伤感情 ;我们发现大家常常立场一致 ;我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打球,务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灵魂的岁月 苑月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漫步那天,我们在打高尔夫 ;我结婚的前一天和我儿子出世的翌日,我们也在打高尔夫。我们曾在刮风下雨的日子打球,也曾在暑气逼人的日子打球 ;我们通常在黄昏打,在斜阳下跟着自己的影子行进。

父亲如今已年近 愿园而且,自从先后动过结肠造口手术和前列腺切除手术,就一直受种种讨厌的副作用折磨。他的双膝软弱无力,听觉日衰,白内障病情每况愈下。但是他从不提起这些问题,有时我提起,他也总是一笑置之,叫我不必担心。

元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我们到父亲很喜爱的那个球场去打球。早年他闭着眼睛也打得好的球,如今往往不是用力过度就是打歪。我攀上一个小陡坡时,听见他轻声叫我伸手扶他。我如言搀住他,觉得他的手微微颤抖。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在驾车回途中,我说:“我们说要去旅行已经说了好久,不应该再拖了。”

旅游目的地是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迷心目中的圣地麦加。我们两人都去过那地方 ;我是以高尔夫专栏作家的身分去的,父亲则是在二战期间以美国第八军航空队中士的身分驻扎在那里。不过父子俩不曾一起在那儿打过球。

出发前两周,他打电话来。“我出血了,”他说。原来是癌症复发,扩散到整个骨盆区,还扩散到背部和胃部。他说他只能再活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 我如果让他们给我全身注满毒液,也许可以多活几个星期,可是谁希罕这个呢 ?”他说准备听天由命,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勇气,他叫我把说话的力气省下,用来打高尔夫吧。“ 我要在圣安德鲁好好教训你, ”他说,“ 咱们机场见。”

我们商定 :去圣安德鲁斯之前先去英格兰打几场球。第一场选了在弗莱克敦村附近的皇家利泰姆球场打。二战期间,父亲曾以陆军航空队降落伞检验员的身分在那村子外驻扎,休假日多半在那里打过高尔夫球。

我们开车进入弗莱克尔敦村时,看见人行道上有许多小学生在互相推挤着前行。“ 当年基地周围常常有这样的小家伙流连, ”父亲说,“ 我给其中很多拍了照。军营合作社的一堵墙上贴满了他们的照片。”

那天在球场上,父亲的步态轻盈灵活,我能想象他当年穿着中士军服潇酒挥杆的英姿。

我们在第十洞发球处旁的草地上坐下休息。“ 我们打得很差, ”我说。

不要紧,打得开心就行了。”

次日晚上,我们跟一些当地人闲谈时,一位太太提到不久前在基地旧址举行的登陆诺曼第战友聚会。“ 因为那架轰炸机,他们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 ”她说。

“ 哪一架轰炸机 ?”我问。

“ 噢,就是坠毁的那架, ”她答道。

我望着父亲,问道 :“ 你知道那架轰炸机吗 ?”

父亲的脸色骤然转白。“ 知道, ”他的声音低得只勉强可以听见,“ 跟我来。”

我随他走到村子中央教堂后面的墓地,来到一个巨大花

岗岩十字架前。墓碑上共有 猿懋个名字。这是个集体坟墓。

“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我问。

“ 他们全是儿童，”他回答，“ 都是 源岁或者 缘岁，在这教堂里的学校上学。我们一架轰炸机坠毁时撞在了学校上。”他闭上双眼，我不知道他是在祈祷 ，还是在回忆那宗我不敢设想的惨剧。

“ 当时是上午十时半左右，”父亲说，“ 我刚在行军床上躺下，想偷空打个盹，忽然听到上方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爆炸声。我同另外几个人首先赶到学校。天哪，那景象骇了极了。燃烧的汽油沿着街道奔流。我记得大家都在拼命扒开飞机的残片、砖瓦和灰泥，而这些小宝贝都在下面，给活埋了…… ”

我看见泪水涌上父亲的眼睛，便伸出手臂去搂住他，父子俩就这样站了好几分钟。

他清了清嗓子，又说 “ 有个女孩特别可爱，老是笑呵呵的，这叫她做‘ 阳光小姐 ’。死者中有她。”

“ 我的天，”我在心里叫喊。

“ 飞机坠毁后一星期，我在基地布告板上发现女孩子父母写的纸条，问是否有谁给女孩拍过照。我把我拍的女孩照片全部送给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坐在他们家的前厅里哭泣，我想我从未经历过这么悲痛的事。”

我们离开基地，并随手慢慢带上铁门。“ 我不大明白，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我说。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去看了看教堂。

“ 对我来说，战争是在这儿结束的。”他说，“ 我当时曾暗自发誓不再提这件事。”

源

就在前一晚，父亲曾告诉我，他在参军之初是个目空四海、自以为凡事都应付裕如的家伙，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明白到“人生给我们带来的只有痛苦，要快乐必须靠自己。”

“乐天鬼”是在那架轰炸机的残骸中诞生的。

那天晚上，我祷告的内容很简单：“我希望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尝到我父亲体验过的痛苦。如果他们不幸必须一尝，我希望那痛苦会把他们磨练成小“乐天鬼”。

圣安德鲁斯有远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然而吸引球手前来朝圣的是“老球场”。那是世上最负盛名的球场，由于要求进场打球的人太多，球场应接不暇，只好采取每天抽签的办法来决定接待哪些球手。我认识一个杆弟，说可以安排我们进场去打球。我把这个走后门计划告诉父亲，他露出困惑神色。“你为什么想这样做？”他说。

我们远道而来，也只是为了进老球场打球，不是吗？”

“你认为不守规则是正当的吗？”

“那不是最重要的事，爸？”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童岁那年，正在设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测验中作弊。

“那么，你究竟为什么要到这个球场来打球？你已经在这个球场打过很多次球了，”他说。

我们心里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千里迢迢到这里来打球，可是我不想说出来，也确信他不愿听到。我们来老球场打的这场球，大概是父子间最后一场高尔夫赛了。这样结束固然得体，但结局毕竟是结局，而这正是我最怕见到的。

“既然你觉得不妥当，”我说，“我们就寄希望于抽签吧。”

头两天都没有抽到我们的签。“再试一天吧，”父亲说。

“ 如果还是抽不到呢 ?”

“ 那么只好认命,动身离去了。”

“ 你的意思是回家去,是吗 ?”我声音平缓地说。

“ 我看是时候了。我还有些事情料理。”

我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了老球场第一洞发球处后面的篱笆旁。还有大约一小时才天黑。我看着两位球手从球座发球,把球杆袋背起,往前走过继续比赛。我站在那里,觉得很难过。我们从老远来到这里,竟落得一场空。

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 我听说 缘园年前已经有人在这里打高尔夫,又听说谁都有权在这片公共场地上走。”说话的是我父亲。

我们缓步前行,一边谈论高尔夫,谈论逝去的日子和我母亲。不久,我们已来到第 员苑洞发球处。老球场的第 员苑洞又名叫‘ 路洞 ”,许多人认为它是世界最难以标准杆数(源杆)完成的球洞。

“ 要是我们带着球杆就好了, ’我说。

“ 为什么一定要有球杆 ?”爸说,“ 我们就这样空手打吧。”他抽出一只想象的高尔夫球杆,假装把球放好在球坐上,抡臂挥杆。“ 瞧, ”他说,“ 飞到了棚屋那边,跟 缘园年前打得一样好。”

跟往常一样,我击出的球比他击出的至少远 员园园米。在平坦区上,父亲用想象的三号木头球杆把球击到了臭名远播的障碍区前,然后宣称用障碍球杆打了个漂亮的高球,把球送到了果岭。我们俩这场比赛打得精采极了。

我们走向第 员愿洞发球处,把球俐落地打上了黑暗的夜空,然后在平坦区上优游前行。过去几星期我一直害怕这一

刻来临，但很奇怪，等到这一刻真的来临，我反而简直有悖常理地感到愉快。

“你可以说我感情用事，”父亲说，“但我真认为这是美妙的旅程。”

“可惜旅馆的淋浴装置差了一点，”我回答。

“我讲的是人生旅程。”

第二年猿月，父亲去世了。其后不久，我做了场噩梦，梦见自己忘了父亲的声音。我一身冷汗地惊醒，禁不住啜泣起来。

猿月后，我又来到老球场，和几位球友一起走到“路洞”障碍区的坑洼。我从高尔夫球杆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天鹅绒小袋。球友事先已避听我宣布过此行的目的，因此人人都肃穆地看着。“各位，”我说，“请不要这么严肃。”我告诉他们，我父亲说过，高尔夫是能使人欢笑的运动。“所以，请大家笑一笑吧。”在各人的笑容陪伴下，我慢慢把父亲的骨灰撒进坑洼。

一个大约十一二的男孩刚打完球，背着球杆从我身边走过，“成绩好吗？”我问。

“不怎么好，先生。我的发球杆有点小问题。”

“不要紧的，”我说，“好好领略其中乐趣。你应该知道一场球眨眼间就打完了。”

“说得对。多谢了。”

他继续往前走，我也继续走我的路。接着，我停住了。我听见了——我父亲的声音。

我莞尔而笑。“乐天鬼回来了。

为什么天外也有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在休士顿詹森太空中心的停车场,杰里·立南吉望向他的汽车。车里,他一岁大的儿子约翰看见了爸爸,在座位上蹦跳起来,伸出双臂要人抱。立南吉只能微笑挥手。他 源岁,是医生,也是太空人,这时已进入隔离期。

立南吉的太太凯瑟琳孕已 源个月,她搂住丈夫,说:“你不能抱孩子的,你知道的。”她是美国太空总署的流行病学家,负责照顾太空人的健康。过几天立南时就要升空,去和俄罗斯‘和平’号太空站的俄罗斯太空人会合。由于儿童易于带菌,所以不能让立南吉抱儿子,怕危害太空站其他人员。

第二天早上在太空穿梭机‘亚特兰蒂斯’号上,立南吉焦灼地等待发射。虽然太空人不讲这种事,但是坐在雷鸣的火柱顶端升空的确令人心惊肉跳。从助推火箭点火起,到八分半锤之后脱离,这一段时间里立南时埋有说不出的忧惧。

然后就不用担心了。庞大的太空船以每小时 圆圆圆公里的速度飞行,把他送去和位于地球上空 源圆圆公里的‘和平’号太空站会合。

苏联垮台后,美国人获准到俄国的星城太空训练中心和俄国人共事。立南吉夫妇在那里住过一年半,立南吉了俄语,并在‘并在‘和平’号实体模型上受训。

立南吉从舷窗外望,看着‘亚特兰蒂斯’号慢慢向‘和平’号接近。在他看来,这个俄国太空站很像一组巨型积木。几个金属圆柱体从一个长火箭形的太空舱成直角伸出,几块太阳能电池板在几处不同的地方展开。

穿梭机到站了。站上的一个圆环与穿梭机上一个彼此吻合的圆环衔接,舱门打开,立南吉挤过小通道进入“和平”号,立刻见到了太空站指挥、他在星城时期就认得的伐赖里·考愿

惊。接着拉组特金惊慌地飘进舱来。

“ 怎么回事 ?”立南吉问道。

拉组特金还没来得及回答,立南吉已经看到了。一股灰色浓烟从一号舱随着拉组特金进来了。辅助制氧器像喷灯喷出火焰,将白热的液态金属珠喷到了舱壁上。

立南吉想到可能发生的种种可怕后果 :火烟会使太家窒息。或者,如果火势改变方向,高热的金属珠会灼穿舱壁,使太空站失压——众人会因体内压力远远大于体外压力而身体爆裂。

他移动回总部舱,拿起一个储放在那里的氧面罩戴上。没有氧气!他急忙脱下,抓起另一个戴上,吸入氧气。

考尊下令备妥可容 猿人的‘ 联盟 ”号小艇,准备放弃太空站。这时候众人都已戴上了面罩。第二艘小艇在火的另一边,如果火势转强而不得不撤退,站里的 远个人可能只有 猿个人走得成。

我没料到会死这里,”立南吉心想,并大声叫道 :“ 凯瑟琳,我爱你,好好照顾约翰。”接着向一号舱赶去。

“ 我们来救火 !”立南吉对考尊嚷道。

考尊迅速进入管道,用灭火器向火窟喷射。立南吉跟在他后面也进了管道,这时火势已燃烧了 源分钟,火势仍烈。烟太浓,立南吉看见考尊。

其他人已备好一艘逃生小艇,艇内有立南吉的太空衣。这衣服是别人都穿不上的。立南吉想到这里,大感侥幸。但他立刻就想到不能抛弃队友。他们要么就合力救火,要么就一起殉职。

远在下面的星城里,谁也不知道太空中的生死奋斗 ;和

平 ”号恰好位于轨道上一段无线电接触不到的寺方。

凯瑟琳和约翰过完了平淡的一天,正准备睡觉。她为孩子读完故事书,拿起放在框了里他父亲的照片给孩子看。

“ 这是你爸爸, ”她说,怕儿了忘了这张含笑的脸,“ 他有事出门去了。他很疼你,很快回来。”

“ 和平 ”号上大火未止,众人依紧急状况检查表逐项实施 :关掉通风设备,停掉各种装置,搬开所有可能助燃的东西。可是浓中仍可见火焰。

“ 如果火焰向下喷射,我们就会失压, ”有人叫道,说出了大家最怕的事。

“ 万一失压就没有办法应付了, ”立南吉心想。妻儿的面貌在他心里出现。

考尊动用另一具灭火器时,立南吉看出了变化。是胡思乱想?还是白热的火已不那么猛烈了?不,不是幻想。火势已减退,接着在嘶嘶声中熄灭,众人迅速把通风设备开动以滤清空气。立南吉检查每一个人的呼吸和生命特征,考尊则由地面指挥中心报告一切。

最后,筋疲力竭的太空站成员可以上床睡觉了。立南吉和考尊各自钻进睡袋之前,互相望望,笑了笑。

缘月 圆日,立南吉和太空上的人员道别,进入“ 亚特兰蒂斯 ”号太空穿梭机。穿梭面在甘乃迪太空中心着陆后,他被带到一幢小屋里,凯瑟琳和约翰已在那里等着。

凯瑟琳看起来楚楚动人,肚子比他离开时大了很多,再过几星期孩子就要出世了。她喜极而泣,叫着丈夫的名字。约翰看见母亲哭,也大叫起来。立南吉伸出两臂,搂住母子二人。

第二天清早，立南叶走到他自己家的后院。那里的一切，橡树、欧洲夹竹桃和草，全部那么绿。他从来也不知道绿色原来这么美，这么令人思念。

然后他跪下，拨除野草。手摸到又凉又湿的泥土，他觉得舒服极了。

为什么人生处处相逢

我挨过了芝加哥的雪暴和交通挤塞，拖着提箱，在奥海尔国际机场里蹒跚而行。到处都是人、行李袋、大包小包、婴孩、愠怒的脸孔，还有疾行而过的航空公司职员。头顶上方的电动布告板打出两三个“ 误点 ”和一大堆的“ 取消 ”。

猿个小时。我飞往匹兹堡的航班已经误点了这么久。猿个小时！

有两条路可以走 我可以自我安慰说正好利用这时间整理文件，也可以干脆跟自己生闷气。

而且我的登机门不在主廊上，偏在一隅。所有空座位旁边都有人，而我没有心情跟别人聊天。“ 这算是什么度假？下那么大的雪干嘛？”我坐在地上，两臂叉在胸前，摆出脸色，心里这么想。

我把视线所及的每个地毯污迹都细看了 圆分钟后，抬头看到有位女士提个“ 克瑞—贝乐 ”百货店的购物袋，在另一位也拿了“ 克瑞—贝乐 ”百货店购袋的女士旁边坐下。她自我介绍之后，便从购物袋里掏出一个碗，说：“ 打七五折！”

对方也掏出一个碟子，说：“ 六五折！”

两人齐声大笑，聊起天来。这种一见如故的絮语声十分恼人。

坐在她们后面的一个生意人也转过身来说了句什么话。

员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